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十八至二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丁棨祚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沈　俠

新安文獻志卷十八

明 程敏政 撰

序

婺源茶院朱氏世譜後序 朱熹

熹聞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世居歙州歙縣之黄墩鄉呈坎人舊譜云長春相傳望出吳郡秋祭率用魚鱉舊譜云有諱介者世數不可考矣又按奉使公聘遊集目云系出金陵益唐孝友先生之後考之唐書孝友先生諱仁軌自為丹陽朱氏而居亳州永城以孝義世被旌賞一門閥閱相望而非吳郡之族奉使公作先吏部

詩又云迢迢建業水高臺下鳳凰鼻祖有故廬于今草樹荒不知何所指也　唐天祐中陶雅為歙州刺史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為制置茶院府君卒葬連同子孫因家焉生三子仕南唐補常侍丞之號今族譜亦不見其後亦有散居他郡者已上並見吏部所録蘆村府君作歙溪府君詩序　熹按今連同别有朱氏舊不通譜近年乃有自言為茶院昆弟之後者猶有南唐補牒亦當時鎮戍將校也葢其是非不可考矣先吏部於茶院為八世孫宣和中始官建之政和而葬承事府君於其邑

遂為建人於今六十年而熹抱孫焉則居閩五世矣淳
熙丙申熹還故里將展連同之墓則與方夫人十五公
馮夫人之墓皆已失之因亟詢訪得連同兆域所在乃
率族人言於有司而後得之其文據藏於家副在族弟
然而三墓者則遂不可復見癸卯五月辛卯因閱舊譜
感世次之易遠骨肉之易疎而墳墓之不易保也乃更
為序次定為婺源茶院朱氏世譜而并書其後如此仍
録一通以示族人十一世以下來者未艾徽建二族自

令每歲當以新收名數更相告語而附益之庶千里之外兩書如一傳之永遠有以不忘宗族之誼至於蘆村府君其墓益遠居故里者尤當以時相率展省更力求訪三墓所在而表識之以塞子孫之責而熹之曾大父王橋府君無他子其墓在故里者恃有薄田於其下得以奉守不廢當質諸有司以為祭田使後之子孫雖貧無得鬻云九世孫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台州崇道觀熹序

攷古編序

程大昌

予賦性樸拙琴奕博射法書名畫凡可以娛暇消日者一皆不能又任真委命雅不信祈禬可以得福卜相推占之可以擇利避害故緇黄方技之士無因而前閒因涖官接物之隙几坐無為則所與交際酬酢者惟古今新舊書冊而已自古至今若聖若賢有作有述有釋有駁至予而精言奥義畧無遺㡬矣予方奉訓不暇而敢贅出其見哉若諸儒訓傳歷代故實循其所傳稽其所

起苟或未至安愜則默識諸心若有結未釋者旁求參攷久忽究竟揆諸本始而明協諸旁證而合則遂欣然自幸如處闇見曉不知其筆之疾而書之徹也嗚呼固有樂予創發古義而躍如不制者矣亦安知無譁非伏鄭而誚其多事也歟知我罪我吾非所恤姑從務實求是者而行其志焉斯已矣古語曰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又曰温故而知新予敢安於已措而息於既老哉求間苟遂盍取平日所疑而盡究其極五十九年之非

忽其自見則其爲可樂豈勝厚哉舊著恐遂散逸輯爲一編以便尋繹而序識其所從作茍有見當綴續其後也淳熙辛丑七月一日新安程大昌泰之書於泉南安靜堂

古今長者録序

羅　願

始願幼時暮從諸兄退自學先君取後漢書指馬援所以戒兄子者使誦之益取卓茂劉寛等傳畧爲解其指意歸趣習誦使夙知世有退讓長者之行涉事以來備

更險易雖或加已以横逆直自不屑者以先訓著於心取舍素定故也竊惟長者之名不顯於前世獨詳於戰國秦漢之間起於世衰道微時論迫隘相與角長短較險易各務近其所欲而推遠其所惡無復忠厚純固之氣象其有識之士秉心不競又深知天下之理毁譽之無定説而非一時口舌之所伸利害之無定端而趨利者未必得避害者不必遽免是以已之所安人或睨之則釋去而不辭加之以衆人所惡事之晻昧者則亦恬

然處之而不屑合於論語之犯而不校禮之不報無道書之斷斷無他技而有容者譬之有人年長涉事處於衆稱之間過而見陵則亦畜之而已爾必不與之屑屑是雖非明君嚴父之所以教督成就人者要非衆稱之所能益超然有為人長之道故命之曰長者昔者漢武帝初立首問天下長者而田叔引孟舒其後張釋之亦稱絳侯東陽侯張相如之為人以止嗇夫之遷東陽以太子傅免選可為傅者則用萬石君比景帝置相亦以

魏其為沾沾自喜而用建陵侯綰當是時人厭秦俗之薄相與勉為渾厚而文帝資尤長者以此倡之一時朝廷內外持論皆如此其流至於孝景數十年間人人自重恥言人過禮讓興而刑罰省孰謂長者之論無益於人之國邪故因先世所訓者為資益摭取前世所為若此者總之為若干卷命曰古今長者錄詳夫古人之為此非有意於聞也特其秉心不競以世俗為不可告語寧以其身少忍而容之幸而其事適著則為人所稱歎

不幸而事不白於當世則亦已矣然要之天下之事捐利以與人者利既去而名歸之受惡而不辭者毀譽久而公論出焉是以昔之長者每務假人而常都天下之顯號然其本心非有徼於此而為也如使其人可以告語不待己之推利引惡雖在我無獲長者之名而可使彼不陷於不義則昔之人尤樂為之顧其勢有不能爾夫長者之道其失使人無所懲予又懼夫或者不務原昔人之心特樂其名而襲其迹姑務以德報怨引惡自

予躬自厚而使夫人者或無地以自處此非天下之通道且非顧之所謂也故極其說使覽者得擇焉

張仲思字序　　羅　顧

顧前在贛州求客於郡之賢者安福尉李君君言其友張生與之處久而不厭生名合字仲權以權為非進學者之事請易於顧字之曰仲思且為之言曰天下之理無有縣隔思苟至焉其皆合也古者於天下之具未立智者以意為之使金與木相附而飛傳心目之巧於百

步之外患夫勞且逺也則以人之心諭馬意合於六轡截然如引繩而燕越縣於其轡矣疾痛不可知則又以數取病者長短斜直望表而刺之其入如芒且死倔然以生人謀之所窮則選取昆蟲草木之老有智者尊而命之以通於不可測知之鬼神若是者皆不近也而卒如人之求特於理之中有可以縣合者古今智者窺見其然因積思以通之以為天下利其始也疏其漸也必密終則悉如人之所欲為無毫髮不盡千世之下以為

是固然不知其始之用心至於此極也儒者之道去已之私以盡其所受之分以施於上下親疎之際此其更智者益多彼作於前者因其心力之所成就固已思而睿睿而聖矣其大經大法垂後世者皆具今之學者亦合於彼而已合者從之其不合者則又思之晝夜積而不止視前之密者日更以為疏則知所決擇矣夫心者易㴠者也能從人者也善變化者也不可窮者也惟其置而不用則沈著而不靈敗壞而無力終日竊行而莫

之覺不然是昭昭者用之得其道彼將自能巧變汰去浮游散越之念而日就親切忽不自知其合也古所謂思之不得鬼神教之非鬼神之力也其精氣之極也豈謂是歟論語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顧將窮此而未能仲思勉之

新安志序

羅　願

新安在秦漢為黟歙二縣漢末別於丹陽以自為郡其山川風土則已見於中古矣漸江之水出於鄣山則章

亥之所步禹之所録也桐汭之地為縣故境則楚子西子期之所爭丘明之所記也至於漢氏兩以疏封骨肉為諸侯王國又丹陽都尉之所理會稽太守之所通皆班班着見至梁蕭幾為新安太守愛其山水始為之記又有王篤新安記唐有歙州圖經國朝太平興國中詔編廣記往往摭取之至大中祥符中頒李宗諤所修新圖經於天下則由前諸書廢不顯而官府須羅睦寇又失祥符所頒時抄取計簿莶之以里魁亭父之所隱實

者編以為册餘五六十年矣私竊悼之間因閲前史及國典並雜家稗說有及此者稍稍附著後得祥符圖經於民間則總目麤設益訪故老求遺事思輯為一書然未果就會邦君趙侯聞之勉使卒業約敕諸曹遇咨輙報且諭屬縣網羅金石之文使得輔成其說而書出矣夫所為記山川道里者非以示廣遠也務知險易不忘戒也其録丁口頃畝非以覽富厚也務察息耗毋繇奪也其書賦貢物産非以給嗜欲也務裁闊狹周民利也至

於州土沿革吏治得失風俗之媺惡與其人材之衆寡是皆有微旨必使涉於學者纂之自上世九州之志與三墳五典偕號為帝王遺書而禹貢職方氏孔子定之以為經若直抄取計簿以為書則凡吏之善書者足以次之矣其施於事也亦然若直据令甲以為治則凡吏之無害者足以聽之矣葢世常以此為無事乎儒而儒亦卒不可廢於世也豈特此哉凡十卷名曰新安志侯帝室之胄父子昆弟皆以文學取第其為政㢘清不擾

人亦相與安之且去猶惓惓於吾土思欲表章之益有不可忘者矣淳熙二年三月癸未郡人羅願序曹宏齋曰湯東澗藏小集每為文必讀數十百過方下筆容猝至局簉惟謹

送陳守入覲序

吳儆

尚書陳公守新安之二年將入覲郡六邑二十萬家若吏若民若士君子莫不咨嗟太息思公之德而惜其去先是新安地瘠賦重其民之生甚勤而畏法令奉公甚謹比年守將以其斂之之易而不知其輸之之艱也歛

益暴朞會益急所賦帛必極厚且重以獨先諸郡為能
盡機杼之巧所不能致中產之民破業不足以輸貧民
避賦流離轉徙且十五愁嘆之聲聞於朝廷主上為之
惻然詔歲減所輸帛六之一而公適來上體聖天子所
以哀此下民之意為之中制使上足以備國之用下不
至於窮民之力主賦吏循歲例懼以不及致罪且累公
公以身任責行之二年朝廷初不責其過制民以是稍
獲安集又析安歲所賦粟於郡常用有餘數前此利其

大有餘也葢納以大斛吏緣為姦民所輸費率二石而致一石公至量郡所用推以予民且日戒給受吏無得踰制巧取由是六邑二十萬家人人皆被公之賜其小人知所受而其君子知所敬庶幾自是而後君是邦者皆知奉上德意賦斂有常民不重病葢自公始也某世農民又方以奉祠居里中邦人之情目所覩也故書之

程端明序曰竹洲詞章峭直紆餘嚴潔平澹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之風

王昭君辭序

呂午

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世率以為名言以予觀女惟美故惡者妬之士惟賢故不肖者嫉之明妃入漢宮絶世而獨立其輩行妬之久矣當元帝按圖召幸時諸宮人皆重賂畫工為進身計明妃以色自負獨不予故畫工惡圖之使不得見人莫不歸咎於毛延壽之徒不知諸宮人之重賂政所以使之惡圖明妃而後已可進也一旦為和戎故召見閒帝始驚悔畫工皆誅死竟亦何益前輩謂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

人信哉嘗因是論賢者不幸與羣小竝立羣小不惜金珍交結佞幸以圖進賢者方厭惡唾罵之不暇決不肯效尤彼又懼賢者之進必不便於己其交結佞幸不特自為併欲傾讒賢者迨事變興賢者已見擠而去見大夫無可使者人主始追咎左右平時毀譽之失實赫然震怒重寘之法不幾於噬臍乎故為人上者於賢不肖之進退能先覺而無後悔不至如元帝之於明妃則善矣雖然明妃近在掖庭為左右所蔽不見御帝昏迷可

知及因事而悟尚能奮威斷以誅畫工望之猛房為恭
顯所譖以死而於恭顯寂不聞行畫工之誅何邪毋乃
重於色而輕於賢邪雖悟猶不悟有若涑水易欺難悟
與終不能悟之言是可為萬世戒矣九華陳君民瞻取
明妃出處與古今歌詠會粹成編且録之梓或疑其何
必為一婦人屬意如此比攜編踵門告曰觀諸公詠明
妃事言人人殊而於世教或有益為我下一轉語見不徒
編次之意予謂昔之編國風者於詠婦人女子詩靡不

備載聖人不刪焉所以示勸戒也民瞻之意殆出於此故為即其闗於君道之大者書之

送程德章歸新安序　　呂午

始予遊黟之桃源自墨嶺入兩石對峙如劒門坡隴左裒壑谷右浚心固已異之少進峯巒周遭巖洞嵌空路繚曲深窈可二十餘里至黄陂忽軒豁平衍古木挺拔列道旁山從北來横亘端聳宛若屏障東西兩臂皆重複蜿蜒其南則丁巽二峯秀麗奇特上入雲霄四山相

拱揖環繞連屬如城郭然中有雙溪循兩臂流灘瀨湍激交會於靄峯之前公侯之居人士之廬與山光水色相照映耕者釣者飛者潛者如在畫圖使人動心駭目應接不暇李太白所謂别有天地非人間也予意山川若此必鍾秀於人其顯者既已登政府列侍從把麾持節表表當世於是山川英靈之氣磅礴而上騰矣而未達者豈無書林藝圃鑽研妙理風晨月夕吟詠性情以席珍待聘於煙霞泉石間如山川英靈之氣鬱積而未

發者乎予庶幾見之一日邂逅程君德章清修嫻雅和而有守於書無所不讀間作為詞章詩句無不過人篆隸行草棋琴皆精詣德章少年有志場屋嶄然見頭角謂功名可操券致至是猶未得一展抱負乃遊戲詞翰一操一枰以自適豈非所謂英靈之氣鬱積而未發者歟見異人勝得異書矣別兩年復會於行都酌酒話舊歎甚所愧無以相軒輊耳抑閒之積久者發必宏渭濱隆中決不與草木同腐予於德章深有望焉因其歸書

以為贈

史權序　汪宋符

史胡為而作曰權是非也孰權之曰心心天也至公之舍也亘古今而一者也古者人極常建人心弗斷權之所至是非定焉尚書之軌範春秋之褒貶是已後世心失其養人而不天然其所以為天者固不泯也故是非或定於一時或定於後世左氏班馬以下論賛是已嗚呼秦漢以來簡策絫絫甚矣一言而當萬世不能易一

言而謬後世獨無公論乎六經仁義不為遷損正直守節不為固輕儀㢘名存亮瞻實著松璞相博幾競難誣慨其汩紏其謬葢自有真是非焉此無他權之以心而已今夫衡之所為信於天下者平也衡之所為平者權也世有持一衡者或能軒輊以為輕重及其定也則固不可欺也諺曰可欺持而較之西隣則敗矣史乎史乎其可以為權乎吾友趙戣賦性雋茂好學博觀紬繹緗閱之餘擷古今是非之定論以為一編問名於予予以

史權目之而併序所為作之意太史公謂知春秋者為君為臣隨所處而得其當則是權也豈徒以定古今之是非哉

深衣翼序　　程時登

深衣成書司馬氏最先出王氏祖司馬時有異同而皆不能不為唐孔氏所惑子朱子蓋嘗病之是以晚歲所服有與家禮異如續衽鉤邊之類者惜家禮為初年本既失而不及訂定也信齋楊氏既以所聞於節齋蔡氏

者附注於家禮之後矣然先生於諸說其所去取折衷不但此一條也時登因不自揆以傳為綱注之足以發傳者列於傳之左疏之足以釋注者附於注之下參次諸家而斷之朱子名曰補疏而附冠巾屨之屬總而名之曰深衣翼其質之經傳而無所見求之他書而不知其左驗者間以愚意妄述其說以俟來者正焉本篇自司馬氏王氏外有曹易者頗取朱子之書以詆其失然其因先生說而正之者既不明言其所自若自以為得

有先生所引而未發者又不能參合考訂以求其義復不自知其所失且重複不瑩視二家若詳而實畧若醇而實疵也黄氏説本朱子楊氏早學於朱子晚受業於黄故附注特詳焉嗚呼自秦滅六籍古制蕩然漢興無能改於其舊猶賴專門諸儒收合餘燼窺見一二然其所尚者訓詁或背於經所及者制度未悉於理自河間獻王之禮逸無復全經子朱子雖嘗以為己任然自家鄉邦國王朝之後不及修而授之勉齋勉齋喪未及竟

祭未及修而又以屬之信齋於是不惟家禮非先生已定之說而儀禮亦為師門未成之書矣嗚呼天不欲此禮之秩乎何其失之易而成之難晦之久而明之不大也則夫先王之法服其僅存而未泯如此此衣先王之遺文其足徵而能言如此書學者宜知所從事矣時登不敏誠願與同志共勉焉使服是服者因訓詁而有得於經因制度而有得於理謹名分崇愛敬修身以齊其家亦豈非先生所願乎乃僭識其意如此

新安文獻志卷十八

新安文獻志卷十九

明　程敏政　撰

序

送呼延參議入蜀調兵詩序　方回

予讀春秋左氏傳其兵制粲然可喜其於攻圍侵伐之事馳驅擊刺之藝披甲冑執干戈援桴鼓挾弓矢之際當時名卿賢大夫之祖父子孫或將或佐或御或右鮮不能之及讀史記孔子世家私竊慨歎孔子聖人也乃

至轍環於齊魯晉宋鄭衛陳蔡之郊拔木絶糧遭顔刻之禍胎長沮桀溺之譏終其身不悔然則古之人立人之朝仕人之國未有不知兵者而歷險阻犯霜露以周行於天下雖聖如孔子有所不憚也予竊怪後世之士雍容坐談取名當代聞闗軍旅戰陣語咋舌縮頸以為非吾職所當為闕庭之下主文墨持議論之臣或身不出都門而取公卿之位四方民物利病風俗媺惡道理遠近則皆幽冥而莫之知豈古之人愚不如今之人之

智歟斯人也無事則已一旦有急不為牆壁溝壑間物
則喪節求活苟且延喘而已爾何者其素所習務安而
不知危也國家自蜀奠江鷩以來凡宦遊而至荆楚中
都貴介己竊笑之稍不羣共相排擯名為麄才至於蜀
未有舉左足而向者也雖平時偏裨名將習軍事尚重
自愛不肯往況儒生文士乎簡城呼延君號世將家然
官通閨籍業儒生文士也於當世事無所不通景定五
年春上命荆閫發勇將數十輩將精兵步騎數萬西入

蜀直擣巢穴呼延君以參議事往調遣之夫兵聽命於將者也謂之曰調遣則兵若將又當皆聽命於呼延君者也其任重矣且調遣兵將重任也入今之蜀難事也任重事難呼延君以一儒生文士慨然當之予所謂今之人若庸夫下材者可以媿死矣予前之夕方有中年作別之歎而呼延君方浩歌無絲毫顰然態予於是壯之雖然奮不顧身者臣事君之誼也不能為別者朋友之情也序其説為詩以送之洪潛夫曰方總管倜儻不羈賦詩為文天才傑出

送安定書院洪山長序　方回

為學者先義理而後事功義理者事功之權衡也明於義理立事建功何施不可先以事功入其心則濫矣夫禮樂未聞其末仕而先學為俎豆管絃之事也仁宗寶元康定間湖學鼎盛王介甫作詩美胡安定三以先生尊稱之得其邉防水利治道名齋之意熙寧柄國安定殁矣遂行免役青苗市易自實保甲保馬農田水利之政殆皆其平日事功之心邪介甫少嘗見濂溪恥於

下問濂溪亦不屑教之介甫為相之年庚戌濂溪年五十四横渠年五十一明道伊川年三十八九介甫皆不能識其人故不能用其人其所用者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之徒急於事功而昧於義理故也學術之獘遺患至今是故二陸氏之學高於事功考亭不然永康陳同父之學專於事功尤所不然學者不可不知也故於安定山長洪君之行微有以發之

送張子敬赴湖南宣慰司都事詩序

方回

昔歲在戊午予生三十二周星矣年壯氣盛視萬里路如跬步春夏自杭蘇常潤遊軫翼之野金焦山下乘大風泝長江一日間過儀真米金沙至金陵龍灣而上雨花臺未暮心大快之梅潦江漲采石濡須塢以上寸寸攀挽甚難且隆暑抑鬱秋夜泛溢城馳小肩輿入九天採訪使者宫萬竹皆大如椽水曲折流其間涼徹骨髓心又大快之輿國大冶路涉泥濘良苦出壽昌抵武昌

吟崔顥晴川樹芳草洲之句心又大快之又久之始登岳陽樓東下君山僧迎飯古木隱暎猿猱騰躍心亦以為大快非也夤行旅以遲滯為愁悶不愜意而山川林壑之竒邑屋人物之盛風濤雲物變化之不同故國遺墟成敗興亡之所以異有感於外有發於中觴古詠今亦不能無所快也時獲從湖北常平使者魏公戸部行尤莫快於洞庭四大舟發君山西雪浪際天惟遥見桅杪出没其間炊釡水躍出人卧不可起猫犬皆吐頃刻

抵鼓樓山落帆數容告曰帆不可落今暮舟不能入武口則殆矣再掛帆入武口大雨作風止日甫暮是日不飯不知饑窘迫艱險同行詈之心獨以為大快既而自常武應舉如長沙大郡壯邑甲於南邦嘗至丞相張魏公府與潭帥府不殊西廊下面東屋三楹扁曰南軒宣公先生讀書之所也今垂四十年如夢向之所謂大快者衰老鈍怯不復萌此心矣獨憶宣公先生之軒今兵後尚無恙否湖南宣慰使司都事張君子敬將之官煩

問訊此軒幸因便風毋報以慰高山仰止之思云元貞二年十二月紫陽山方回序

文公喪禮考異序

曹涇

讀書難讀禮尤難讀喪禮又難鄭叔則曳笏却立謂孫昌允子冠何預我事此不學禮之過宰我親得聖人而師之其時又未有秦人滅學壞禮之事直以期喪為可以食稻衣錦為安又何責於昌邑王阮嗣宗輩喪禮之讀信矣其又難也科舉行時士以剽竊為學者至不識

儀禮為何書其父師授讀戴記以問喪諸篇為不祥廢其讀望其毫分縷析心潛身踐求所以自致自盡難矣波流風靡士大夫或以百日為卒哭因之飲酒食肉不為異即有獨行之士反詬病之嗟乎禮有學有教將上之人之責反化於俗不少愧也哉吳君孟陽著書一編曰文公喪禮考異自男子至於婦人自始死至於祥禫自斬衰至於緦麻自辟領加領至於笄纚總髽有說有圖有像為經為緯為源為委條理秩然其為說本之儀

禮禮記若注疏而以文公家禮與嘗言及之者折衷之稍以已見佐其決其書視家禮為詳如論一溢米數旁參細覈近五百言其不苟往往類是葢喪親未小祥而所就如此孟陽之思苦而用力亦劬矣匠氏庀材為屋郊原異地杞梓松柏異名長短大小異狀既墨既斧用漬於戍梁棟梢榱門庭堂室位置如畫輪奐矣而孰知斯人之為此亦艱勤矣哉孟陽此作是已孟陽之高祖友堂先生昶實師文公三傳為古梅君是生孟陽以

有此書雖謂之文公忠臣可也昔永嘉有張淳忠甫者好學篤行郡守曾公逮見之於其倚廬如見古人視其居處衣服察其顔色聞其飲食無不應禮因以儀禮屬其讎正忠甫考究精詳特為一書名曰識誤曾公亟稱之夫不學何以識非篤行亦謂之徒言有忠甫之學之行是以有忠甫之書也孟陽世其家學居喪之禮如其先君好學篤行豈遜忠甫忠甫之識誤孟陽之考異一也所謂善言德行非歟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

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禮壞教衰不至者衆是書誠如指掌固宜人寫一通使之習於心目尚企先王盛時之風俗以自別於無禮之類又豈特喪禮一則而止孟陽更究為之

雙峯先生文集序　　程文海

書者修齊治平之方也聖作明述昭昭具存猶之於醫定標本察虛實按而用之無難焉而猶云方多效少者非方之罪也理學至伊洛而大明逮考亭而益精學者

家庋其書歸而求之有餘矣而拘者東章句虛者掠聲
稱專門戶以為高游辭說以為達若存若亡愚智交病
雙峯饒先生最晚出徒得從其高第弟子游乃獨泳澤
窮源抉根披枝共派而分流異出而同歸廓然煥然於
此也僕不肖少獲事徽庵程先生知雙峯之學為詳盍
二先生之志同其造詣亦同今觀雙峯之於言抑何其
富也大道之不明非書之不多若雙峯之書政患其未
多爾其子輒抱以示予凡若干卷且求言以發夫雙峯

之書顧待予而發哉獨念前輩典刑漸落後生間見之外誦詩讀書而不知其人可乎因為序其梗槩益雙峯慕學甚早力棄場屋尋師取友刻意斯文故卒成一家之學如此嗟夫士誠不可不尚志也後生可畏詎不信然好德之士有能刊而布之四方則後之學者雖不幸而不遇親發藥焉得是書讀之其亦庶乎不終病也已

王氏孝節序　　程文海

予學於臨汝書院時信之貴溪月巖先生為之長先生

與予同宗其學渾渾而弘其行侃侃而和其言恂恂而善誘其子植甚賢娶五年而殁植之室餘干王氏又甚賢宋咸淳壬申年十九歸於植植死終喪誓不改嫁事舅姑生死無違禮先生既殁歲至元壬午一夕盜入室姑疾在牀王守不去盜欲刃其姑王叩頭號泣乞以身代盜而釋之姑以考終嗚呼世莫親於父子兄弟不幸孝友之道不明臨小利害即相視若秦越以王氏匹婦守其身事其親死生患難不足動其心卓卓如此不亦

難乎予有以知先生之道雖不獲大焯於當世其所以儀於家訓於後者深矣王氏年已六十康强寡疾勤儉有則子孝婦順如已事其舅姑閭里族姻軌範之邦人士歌誦之予又有以知先生之世必由是而益昌天道之不爽明矣予自去先生馳驅王事出入中外幾四十年幸無大過每思臨汝親炙時如一日今復聞王氏孝節之盛遂書其大者以授先生之孫同文天下有以樹教化移風俗佐隆平之治者於此必有取焉王氏名静

婉皇慶元年九月程某序

徽風序

江濬

風者天地之用故易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古聖人之治天下曰風動風化風俗皆此義也於詩則出列國者曰風政治之得失民俗之淳澆皆於此乎見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三代而上專官採內之則詩豈細事哉夫子刪詩有正有變陋如曹檜夷如彊秦淫如鄭衛亦皆有風而吳獨不以風見何邪言其地則揚州之野言其

君則太王之昭言其俗則春秋之時廉讓之風猶耿耿也況季札觀樂知政謂不深於詩不可也求其說不可得無乃去王畿之遠而然邪今之徽吳土也山高水清峙者將舒為江左渹右之名山名城故有黄山靈嶺花屏問政之奇流者將東為渹江而海西為彭蠡而江故有湯泉白水練川繡溪之異是以謳歌絃誦之聲代不絕響文公壯道統之脉故其聲和以平宣平振物外之蹤故其聲廉以厲浮溪竹洲雙溪虛谷諸公處文章功

名之會者得虞廷賡歌之遺而無白駒空谷之韻一丘一壑飯疏飲水以自樂者有風瓢擊壤之聲而無瀨槃山困之態風之氣習雖自不同亦駸駸乎齊魯矣其為詩也古無所考隋唐而下或見編集或傳記誦去天衢又在數千里之外烏保其久而不遺乎此嶽風之所以輯也辭賦為風雅之變俚語出性情之真故竝搜之以其時為先後之次觀風者庶有採焉方虛谷曰順德之文古而奇

胡炳文

四書通何為而作也懼夫讀者得其辭未通其意也六經天地也四書行天之日月也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顏曾思孟之心之寄也其書推之極天地萬物之奥而本之皆彞倫日用之懿也合之盡於至大而析之極於至細也言若至近而涵至永之味事皆至實而該至妙之理學者非曲暢而旁通之未易謂之知味也非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未易謂之窮理也予老矣潛心於此者餘五十年謂之通

矣未也獨惜乎疏其下者或泛或外將使學者何以決擇於取舍之際也嗚呼此予所以不得不會其同而辨其異也會之庶不失其宗辨之庶不惑於似也予不敢自謂能通子朱子之意後之通者儻恕其僭而正其所未是則予之所深冀也泰定甲子九月旦日新安後學胡炳文序

送張以道序

王　儀

儒之名考於二代未有也周官始以儒叙於三聯治道

存焉太史公乃以列於九家則謬矣於是漢唐儒林以貨殖游俠文藝方術諸傳相先後世愈降習愈卑於人物中離儒自為一輩學者不喻亦悻悻自好曰儒嗚呼儒果如是乎臯夔稷契唐虞之儒者也伊傅周召商周之儒者也其事業可見矣孔孟道不行於時垂憲立教以淑萬世近代周程張邵朱子五六大儒又從而廓明之學者乃復知儒之為貴而昔之與貨殖游俠文藝方術諸傳先後而雜見者非儒之至者也班固贊董仲舒

大業潛心後學有所統一為羣儒首唐史賛退之排二家比孟子距楊墨功與齊而力倍之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尊之至矣然皆自為列傳不入儒林益知其不可以當世儒視之也然則比肩儒林者亦何取其揚揚哉方今郡縣有儒學學有儒官坐臯比談六藝學者之師表也可以謂之儒矣而儒之術不同王張有世好以道予兄弟也將往教當塗故以是屬之予昔居南山下去以道不二里時杖屨衝風煙論文字今雖契闊故意猶

在況贈言者不貴誕而貴有用非以道其孰與言哉

送鄭彦昭侍親歸西江序　　唐　元

虞廷用賢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蓋奏言匪文不彰實以開後世詞章取士之原漢世策士如晁董諸公薦名奏對事猶近古異時風益頹靡糊名搜挾周防百端待士之意寖薄向使不世之豪有如荀王莊屈輩尚肯低眉俛首於其間哉同里鄭君彦昭吾友稱隱汪先生外孫也其氣有自其學有縛早歲已負詩聲力窮經術自

試久矣秋埸不利於是吟嘯湖山間意似有不釋然者予告之曰孟氏所謂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與易言致命遂志皆始困終亨之義今而省親歸南安養志之餘拔置凡近淬勵舊聞他日一第溷予又何晚哉邇者宣文檢討太樸危公奉勅以三朝史事來徽過予具言彥昭材諝當薦名於朝觀光上國有在此不在彼者矣科名一途安足以盡天下士哉

徽國文公生旦致祭詩序　唐元

天之生聖賢也不數蓋將以立萬世之法程為人心之大防也是故周庚戌而生孔子宋庚戌而生文公尼丘之禱圩頂輙應與宅井之紫氣上騰一生而榮也山頹木壞與大風拔木洪水崩山一死而哀也孔子之道著於心筆於書而六經成先王足其所未盡羽翼之而傳注出其道同孔子周遊天下僅為侯國司寇先生在朝四十日丐祠補外晏如也其出處又同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先聖後賢之澤雖千萬世不斬可也今天

下學者咸知尊紫陽而父母之邦專祠在焉至正二年壬午九月既望惟文公始生之辰書院牽循舊典修釋菜禮初獻則廣信張公景範亞獻則番易朱公克用終獻則三衢張公仲亨祼薦有臨昭答靈貺退燕於明德堂醆斝序行酬酢有儀雍雍于于髻冠侍列笑談交作芝蘭芬襲神人歡喜於是新安唐元賦詩以彰盛集明日屬和繼至番易公命元引其首將刻梓以傳山長史君仲衡溧水人元紫陽老諸生也是為序

琴所序　　汪巽元

琴者禁也所以閑邪納正宣和養素故古人多好之淵明常蓄無絃琴范文正公酷愛琴唯彈履霜一操人謂之范履霜寓意而不留意焉同里孫君道堅博雅好古以琴著名常闢小齋於堂之後扁曰琴所圖史横陳花木位置日以課子孫為樂薄軒冕而嗜琴書立志亦可尚哉予老懶好静退居里閭相與為莫逆之交風和日麗必詣其所焚香默坐鼓一再行如聆淳音僊曲泌泌

乎洒然而喜也彼江湖來遊者邈不知太古之音而以

浙操江西操媚於時吁安得與道堅同年而語哉安得

時康民阜上與重華一賡薰風之為快乎時至元己卯

三月望日七十八歲老人汪巽元書

送姪濟舟售硯序　　江光啓

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於長城里因以為硯自是歙

硯聞天下其山為羊鬬嶺之巘兩水夾之至盡處乃産

硯石其一曰縈足坑次曰羅紋坑今曰舊坑又次曰莊

基坑相去纔百步而石品絶不相似其舊坑之中又自
支為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緑石去舊坑纔數尺石品亦
異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㣲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
者坑今在水底不可斸其陵谷變遷之驗歟舊坑絲石
為世所貴硯材之在石中如木根之在土中大小曲直
悉如之斸者先剥去頑石次得石為硯材而極麤工人
名曰麤麻石之心最緊處為浪又出至漫處為絲又外
愈漫處為羅紋故吾郡雙溪王公之記曰緊處為浪漫

處為絲至論也今以吾鄉杉木板譬之木心為浪出外為絲愈外為羅紋亦物性之自然者也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叢絲曰馬尾絲皆因其形似以立名不必悉數以石理勁直故紋如絲而旁為牆壁獨吐絲甚奇平視之踈踈見黑點如洒墨側睨之刷絲粲然工人所謂硯寶獨舊坑東心坑或有之蓋石之精吐出光彩以為絲也至元十四年辛巳達官屬婺源縣尹汪月山求硯發數都夫力石盡山頹壓死數人乃已今之所得

皆異時椎鑿之餘隨湍流出數里之外者每梅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殘珪斷壁能滿五寸者益寡世之求硯者率求端方中尺度非是不取工人患之乃採他山頑黦滑枯麤燥而有絲紋之石衒於舊坑之下或反得高價而真石卒不售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暗而黦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枯而燥俱不宜筆墨得之者反寶之予諸姪濟舟忽挾硯以遊予甚怪之因語之曰予弱冠時南至交廣北渡易水

將求當路貴人卒未有合也今將懷舊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將懷偽石以為欺乎濟舟悄然無所荅雖然荊山之璞三獻而後為世所珍且予之售硯也不二其價不以偽石亂真石其得不欺之道乎視工人之為硯也琢以椎鑿磨以沙石漸次而不驟其得自修之道乎若是則無為疑而速行也予家去產硯所三十里而近故知硯為詳予年於濟舟有三十年之長故勉濟舟甚力行乎書之以告顧知硯者亦以告顧知予者舊坑在

雙溪時已堙不知何年再闢至元辛巳再堙而石盡時獨緊足頗有大石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聲如驚雷隔溪屋瓦皆震禽鶩獸駭數年前工人告予緊足石斸鑿已盡予不之信至是果然六十年間兩見此事亦可一嘅謝公堅之知徽州也於理廟有椒房之覲貢新安四寶澄心堂紙汪伯立筆李廷珪墨硯則取之舊坑先是坑上有五色雲氣如錦衾既承郡檄隨雲所擭得佳石有白氣繞兩舷宛轉如二龍及穴池得白石如

珠遂目曰二龍爭珠既貢雲氣不復見噫硯微物也其通塞際遇且若有數存乎其間濟舟行乎尚有味於予言

王仲儀文集序　汪澤民

至正戊子冬澤民展省發源再宿武口溪澌里士朱仲紀持王君仲儀文集請予為之序蓋朱氏嘗從仲儀遊者因獲讀之撫卷太息曰博矣哉賦詩雜著歌行銘賛題序碑誌凡如干首大篇短章浩瀚明潔蓋其筆力馳

駛若懸崖瀑泉一落千尺噴薄轟豗目眩心掉雖樵人野叟亦駭其為奇觀也若鼓迅霆奮疾焱驅暑以解蘊隆執熱者莫不挹清涼以快適於一時也惜乎不以之黼黻鴻業被之筦絃以歌頌太平之盛遽止於斯爾雖然士求無愧怍於在我者遇不遇烏足計哉延祐初與仲儀同領薦書北上予上世居婺源長途旅邸接話言之藎敦里閈之好後竟不得再握手而仲儀永訣矣平生詞翰朱氏會粹靡遺固可表見於世抑言為文所以

載道豈空言哉觀時思白雲二記凡人子於其親愉色婉容悽愴怵惕存歿慕戀之誠委曲詳悉發之無毫髪留藴足以引孝思厲薄俗蕕無智愚無賢不肖同具此天有不可泯焉者噫予衰白滋甚生哀墟墓夙夜不忘使仲儀猶在當相與三復斯文痛哭流涕念罔極之恩而雪無涯之戚矣宋潛溪曰汪公為文不事絺章繪句而義理自足

新安文獻志卷十九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　　明　程敏政　撰

序

送葛子熙之武昌學録序　　鄭玉

臨川葛君子熙將之武昌録學事挾太史危君太樸之書過予黄山之下留連累日將别徵言以為贈予語之曰予家新安朱子之鄉也予家臨川陸子之鄉也請各誦其所聞可乎方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倡明道學為

已任陸氏之稱朱氏曰江東之學朱氏之稱陸氏曰江西之學兩家學者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今二百餘年卒未能有同之者以予觀之陸子之質高明故好簡易朱子之質篤實故好邃密盖各因其質之所近而為學故所入之塗有不同爾及其至也三綱五常仁義道德豈有不同者哉況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尊周孔同排釋老同以天理為公同以人欲為私大本達道無有不同者乎後之學者不求其所以同惟求其所以異江東之

指江西則曰此怪誕之行也江西之指江東則曰此支離之說也而其異益甚矣此豈善學聖賢者哉朱子之說教人為學之常也陸子之說高才獨得之妙也二家之學亦各不能無弊焉陸氏之學其流弊也如釋子之談空說妙至於鹵莽滅裂而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學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尋行數墨至於頽惰委靡而無以收其力行之效然豈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哉蓋後之學者之流弊云爾嗚呼孟子沒千四百年而後周

子生焉周子之學親傳之於二程夫子無不同也及二先生出而後道學之傳始有不同者焉周程之同以太極圖也朱陸之異亦以太極圖也一圖異同之間二先生之學從可知矣子之教於武昌也其為朱氏之說予抑為陸氏之說予幸誦其所聞以教我

頌葉縣丞平金課時估詩序　鄭玉

微素不産金至元間山民淘澗谷得金如糠粃校所取不酬勞事尋已獻利者罔上病民遂得令令歳入金以

錠計五十有二郡既不產金民無從得金猾吏豪右貿他郡待民急而售之又從索費與賈讎至倍號攬戸事覺則以其倍計贓論罪如法官中每月以民間所用平其直遞申所司謂之時估攬戸懼事之覺也則請託吏高其估以待覺追罪長令署紙尾中達府若省漫不省以為常至正五年市中金買兩以鈔計才五錠有竒至增以為十適中原飢議者請以金折收鈔為救荒計歛縣丞菜君以他事在省知折收與金賈爭縣狀曰是豈

可重困吾民乎亟以牘開府會郡守合刺公別駕王公皆賢而愛民驚問故求買於市卒改從實估民以不害雖二公之善政實葉君有以致之其用心賢矣哉予往留京師見兩都和買法凡民間直一錢物中入縣官即可得兩三錢物競至而官不彊取是以民富而國用足江南州縣去京師遠不知朝廷德意惟恐虧之官故常疲民以奉上民困而官不卹比豈法之罪哉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民民者國之本也國用乏而裒民財以足

之猶割四肢之肉充口腹之食其能久乎葉君嘗仕中朝知國家大體故能推吾君所以愛民者而愛吾民眞今之良吏也使天下皆葉君民其有困苦者乎士友既爲歌詩頌之復徵予序程黟南曰鄭君子美初至京師或傳其文於授經郎揭公讀之驚曰是益工於古文者嚴而有法藝文少監歐陽公曰使少加豐潤足追古作者

孟君文集序　　程文

文猶車也故善御車者必範其馳驅善爲文者必正其法度爲文而不正其法度猶詭遇御車而不能行遠也審

矣況虚其載乎今世人莫不能為文大槩有三託物連類因事賦情語麗辭贍悅可人意是曰應世之文識高志遠論議卓絶發蘙衆之至味振金石之逸響使一世之人皆服曰名世之文編之乎詩書之册而不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不疑聖人復生不易吾言千載之下有好之者所謂傳世之文也有志於文者亦莫不欲傳世而至於名世者已不可多得往往應世而止爾然則文豈易言哉山髙而雲興焉井深而泉冽焉枝葉暢沃其

木百圍蓄積於中者厚則其發於外者大如斯而已矣
平昌孟君善為文往年讀其擬古數篇不知其生於今
也來京師始得請教門下因又得其己亥集者讀之彌
月而後已其文有先秦戰國之風馳騁上下縱橫捭闔
極其變而不失其正如王良造父之御然予益以喜其
合於法度也孟君舉進士於鄉嘗佐使者行治所歷天
下十七八雄才大畧見諸行事之實而發為文辭又不
託於空言如是而進之名當時而傳後世豈其艱邪然

而世之人知其人而未知其文也其文特餘事爾非其志之所存也其志之所存固將有所大用也豈文乎哉予既手録數篇以自矜式復序其集而歸之雖然孟君之文後當有大賢君子表章之惡以予言為哉讀孟君之文而徵予言或者知其不誣也孟君名昉字天暐今某官云

送王子充南歸序

程 文

予與金華王君子充友善居京師數相從論學愛其年

少而氣静才膽而志專為文辭典實清潤得古作者之意求之流輩如子充者蓋不多得也以子充之才之學當朝廷側席求賢之時宜見施用下而大夫士莫不知之未有能薦之者惟其師今翰林侍講學士黄公力能薦之而黄公以孤高絶特之操重己輕世之學嫉當時躁進者多思有以易之凡四方之士被論薦於翰林者皆一切屏斥棄去不省故於子充亦無所論薦又不欲令出己門下而子充亦退而益修其所學不敢以不見

進望黄公四方之士見子充之久游師門獨賢而不獲進也乃各相顧罷歸於是翰林薦士之風遂息黄公獨以文章為當時所宗君子曰黄公一居翰林而朝廷無躁進之士蓋善之也嗚乎若黄公者可謂斯文柱石哉宜乎朝廷不聽其歸老而黄公亦將鞠躬盡瘁以報國不欲為苟去也或曰黄公非不薦子充也子充自不欲黄公之薦亦猶魯兩生之於叔孫焉爾其信然乎若信然則青出於藍而青於藍冰生於水而寒於水子充有

之矣竊嘗謂國家縣三等之爵以招徠天下之士其道若大路然人自不由顧乃迷惑乎旁蹊曲徑之岐顛躓乎荒榛斷梗之途良可哀也戒爾車秉飭爾鞭轡中道而行何所不至哉與其奇而捷孰若正而迂返予充之奇以趨於正不使成於此而毀於彼豈非黃公之心歟夫樂道人之善本於父兄師友厚之道也故於予充之歸待舉於其鄉也述黃公之事以為贈

送揭主簿之官績溪序　　程　文

天歴至順間文以筆劄從故侍講學士揭文安公著書
奎章閣下公時為授經郎文以師事公公一以故人待
文不以諸生情誼之厚藹如骨肉後數年謁公於豐城
私第又獲識其子弟鄉人長者于時士弘以從孫侍側
年未弱冠日就學問娟好静逸為揭氏之秀自是公入
朝顯貴修三史文以親喪居山中不得從數年而公薨
矣及再至京師士弘褎然由史館校勘為宣忠扈衛教
授已而轉官徽州路績溪縣之主簿文亦教授軍府將

滿私竊自喜以為徼吾郡也得士弘為鄉邑官吾幸補外萬一託在鄰近或家居可以有咨詢啟發之益過從之樂及士弘拜命而文被留前日之喜反為後日不足之憾矣士弘將赴官求一言以為別夫仕者之問政行者之贈言古之道也唯賢而後能知政唯仁人而後能贈人以言其誰敢竊仁賢之名雖然必有以告也士弘以文安之家學史館之雋才奉天子之命以佐小邑而紀綱法度有常守焉於從政也何有惟其民風土俗則

不可以不察也繳之為郡在萬山中地高而氣寒其民剛而好鬬績溪當宣歙之交尤為阨塞險絶處國初有司者乗其新附虎視而鷹攫之民不堪命遂起為亂朝廷命將出師以討之塹山壘澤以為固攻之不下其人曰吾非敢反也紓死也若許侯來無事兵矣許侯者名楫嘗守繳有惠愛於民是時遷他官詔召以來許侯掉臂入其巢穴衆皆羅拜而出矣人皆謂許侯賢於三軍之師而不知績溪之民可以義服而不可以威屈也其

地令設官以守之其事尚傳之父老可徵而問也夫民猶水也順之則安流逆之則衝突奔放雖魯衛之民猶然何獨績溪哉今國家深仁厚澤涵濡百年而徽國文公之教本諸鄉里士弘因其風俗和其令長揖而治之將不勞而民自化矣況績溪多穹林邃壑美泉怪石宋蘇文定公遺跡往往而在燕休之日獨不可與民同其樂乎雖然文家去績溪尚遠數留外莫能道其詳士弘謁大府退求歙鄭隱君之廬而拜焉亦文安之友也老

於文學而明於當世之務必有以語士弘者矣是則文之所贈言也

送余僉憲序　　程文

待制余君廷心之在史館也太夫人居淮南日夜思歸會朝廷責成史事不得請既而欲棄官去大臣聞而憫之奏以為浙東僉憲使得以禄為養余君拜命忻然束書與一童乘傳而南朝之大夫士與四方之客京師者咸以為余君以德業文章名於世嘗國家制禮作樂之

時興教崇化之日宜使居中不宜補外便其私觧之者曰不然古者明王以孝理天下也豈不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乎余君純孝人也不忍其親之年高不樂就養於遠故惓惓思歸其心以為苟在側家雖貧啜水之奉猶足以為懽也苟違乎親雖有禄位而甘旨禄養不得朝夕左右猶不養也此其素所蓄積也朝廷亦豈不欲余君之留中哉誠不忍孝子愛親之心而失先王以孝理天下之意不欲奪故禄以成之非便其私也且淛水

東七郡生民之衆戸數十百萬阻山而竝海奸貪之所漁獵盜賊之所椎埋朝廷何惜館閣之賢為風紀之重以肅清一道哉余君是行内不遺其親外不後其君可謂兩全而曲盡者矣至若國家制作興崇之大有待於文章德業誰如余君後日賜還太夫人固壽康無恙則奉以入朝未為不可也於是大夫咸悦相率詠歌以送之予辱知余君最深故又述所聞以為之序 宋氏元僖曰程黙南文雅馴 潛溪宋氏曰程禮部文明潔而精深眞道園多稱之

送陳太博遊黄山還詩序　　趙汸

徽之黄山巨鎮也北掎九華西拓彭蠡南接廣信諸山其東左挾淛河右起桐汭以盡海壖要皆支隴所分謂其隤然中居以降勢委和於四表有坤道土德焉故名之曰黄山然其上則連峯極天巖岫深窅下則重岡複嶺斗絶環周雖土人有不能遍求而盡達者故自遯世隱淪之士咸樂居之或以為由軒轅得名者近古所傳也郡非會通之地四方賔客無因而至獨唐李太白嘗

一遊其間為之徘徊而去遂無復躡其蹤者由是茲山之勝槩世罕聞矣至正十一年歲辛卯夏四月後儀陳公予山實來遊焉始至風雨彌月而山之主僧適遠歸亟率其徒以先導晨發郡城出西郭明霽開豁郊原穆清旦日既旴始遵其麓澗潦平而波流易涉林洳盡而蘿蔓可緣若有陰相之者乃休僕人領賓從相羊乎松篁竹林之間靈苗不採而自芳冊泉在山而常潔德人君子之恒操猶有可見者乎進而據虎頭之巖以下臨

白龍之湫風雲浡興雷雨將作凜然神物不可褻而觀也乃循左巘絶大壑陟層崖登蓮花之危峯以望八極渾渾焉皡皡焉若有見夫崐崘磅礴兼覆竝育之仁然後知茲山之大根同乎五嶽潤達乎四海而英華發揮精爽洋溢與造物相為流通而莫知其終始也矧可以方隅論哉振衣下邁授館精廬信宿而還遂豁然若有得者不知我之觀山邪山之觀我邪與吾遊者皆自觀其所觀邪抑將同所觀於遊者邪噫以公高情達識如斯

其有異乎昔人之來者固宜彼仰首注目望巖而退者於公所存何如也公妙齡積學已超邁等倫俄而貢春官對大廷以第一人及第列官朝著聞譽日隆矣顧猶遠尋名山以發登峯造極之趣則夫究經綸於功載抱根柢於詞林者何可以淺近量哉於是郡之縉紳儒士喜公之能來而惜其别去也雜取山中景物有名圖志者相與賦詩贈公以寓其嚮往之私詩皆一章章十句五言以予獲與斯遊又俾敘其事於右簡是用著兹山

得名之實極一時之榮觀以告夫繼公而來者

送葉宗茂還安豐序　　趙汸

新安葉宗茂歸自安豐講業父母之邦居無何復還省其親寓里旦出别所與遊者而告於趙汸曰親庭不可以重違吾懼夫師友之日疎也子何以教我汸告之曰君子之為學固將以事其親然有急先之務焉非服勞奉養之謂也子亦觀乎聖門之學者乎顔氏之子居陋巷一簞食一瓢飲子路衣緼袍食藜藿負米百里之外

之二君子者之事其親非有甘旨之奉也然且從其師周遊天下畏於匡絶糧於陳幾殆其身而不反何歟吾聞人之得於天而貴於物者即其得於親者也得之於親而失之於己雖盡瘁以服勞列鼎以致養不可以為孝孰若得聖人而師之全其得於親者以事其親之為盛乎二君子之志庶幾在此予不足以知之也今予自視家孰與二君子德孰與二君子二君子者師乎聖人其一時同遊之士皆成德達材而予無有也二君子者

學成行尊師表百世而子未能也子之親年尚強桑田足以供衣食僮僕足以備使令日用百需不待子而可足然則即子之身而求其所當務不待予言而後知矣若夫志於近而遺遠舍其大而圖細此古人所謂一夫之行者豈足論於知學之士乎然自世降道失學者習於俗之已成迫於勢之難返雖聞顏淵子路之事鮮能興起於是乃有徇外以為學懷利以事親盛氣強力以傲倖其不可必得卒之併其得於親者失之而後已豈不

可哀也哉夫學然後知不足孝然後知困學而不知不足者不以事親為學者也孝而不知困者不以事親為孝者也予質美而好修識明而慕古求聞擇善不啻渴飢無亦聞二君子之風而興起者乎是固予之所畏也請書以為贈

潛溪後集序

趙　汸

潛溪前集凡十卷冠以陳公衆仲序文浦陽義塾既刻而傳之後集筆槀日新而卷帙未有終也宋公以書來

俾汸序其意顧久病廢學閱歲無以復命又念與公相知有自益嘗徧觀前集而惜乎陳公有未及盡見者然則後集固不可無序汸既不敢讓知其又奚辭迺為序曰修辭以為文非古也其起於漢之西京乎太史公傳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臯王褒之屬以善屬文見知人主然皆不得列於儒林而孔子弟子别為傳謂辭章為文而不本於經益昉於此至唐韓子宋歐陽公曾子固相繼而出始考諸經以立言其器識之大學問

之博志節之固又足振而興之文辭之用於是為貴雖子朱子纉周程之緒猶且誦法表章而不敢忽焉葉正則顯於東南當道學復明之世刻意修辭不踐故迹而乖離侵畔自窒其源其視韓歐特起於千載之下而知所宗尚者為何如也是以君子尚論浙東先達必以東萊呂公為歸豈非以其博而知要能自得師雖擬諸孔門游夏之倫而無愧也乎若夫辭達理明不繳繞於陳言而固與之合則百餘年間莫善於文獻黄公者矣景

濂父生吕公之鄉而久游於黄公之門其學以經爲師而尤長於周禮其出入百家鈎深索隱葢將以自致也而不但資爲文其於爲文直以才高思敏舒之斂之無適不宜而未嘗有意於爲作當其發憤撣術直詆辭章爲淫言葩藻爲宿穢期於刻削刋落以徑趨乎道德之塗而於吕公尤惓惓詠思歎慕若不能自已於言者則其於輕重之類得失之幾察之明矣别集之行豈徒欲以文辭名世者哉葢汸所知於景濂父者如此若夫陳

公謂為文必傳諸師而後可者景濂父既不以自多而訪又不足以言之顧嘗聞之袁公伯長嘗問於先師虞公伯生曰為文當何如虞公曰子浙人也予欲知為文當問諸浙中庖者予川人也何足以知之袁公曰庖者何用知文乎虞公曰川人之為庖也麤塊而大臠濃醢而厚醬非不果然屬饜也而飲食之味微矣浙中之庖者則不然凡水陸之產皆擇取柔甘調其湆齊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冷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

羽毛鱗介之珍不易故性故予謂爲文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袁公嗌嬰然稱善也自虞公爲是言學者竊論以爲非黃公之文不足以當之衆仲嘗學於虞公而景濂父黃公之徒也二公之所指授信乎有異於他門者哉善觀斯集者則得之矣歙諸生趙汸序

東山與潛溪宋公書

鄙文中有數字未安其一二處恐是繡梓時改入者筆墨日新多卻一而字似不可讀前輩云文章如鐵甃子累牆區區何敢言此然豈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固昌黎律令也久游於黃公之門添一久字味便淺不若無之有包涵舊云侍講黃公官當在姓上也曰文獻黃公則謚不可在姓上矣最是後面有二公之所指授兩語

而前出先師二字攀附矜持之章遂不可掩使虞門先
進見之豈無几者齊執政之譏乎雖然又有請焉弟子
稱先師三代遺禮也但後世事體各自不同漢儒傳授
甚陋然得稱先師者以其專門也當秦火之後固以經
為重矣後來如韓歐門人最多然曾子固出於歐陳無
己出於曾其師資分誼又非如韓門弟子蘇門學士而
已二公乃未聞有先師之稱關洛門人終身嚴事宜稱
先師而文字間未之見至朱子没門人始皆稱先師則
事體又非漢儒比矣虞先生海涵地負廣大精微又甞
顯仕於朝區區登門最晚管窺蠡測視韓太師包子厨
中纖悉絲者猶有愧焉故平日竊甞稱學生稱門人獨
不敢稱先師此一節自合就正若楊會稽序中則又有
大不即乎人心者所謂金華延祐以來凡四三人者何
所指邪末乃謂四三人之信於後世吾未知得如今否
乎其視疑夫子於西河者嘻其甚矣與左右平日拳拳
尊慕師表之意殊不相似僭見此公文字類如此大抵

多是以矜氣作之於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似全不得力
先生既親視重刻宜與更一二字如何非恃斯文至愛
豈敢及此乃若先生之為文所謂長袖善舞多財善賈
者也而自視猶蜩翼蛇跗秕糠塵垢雖歐公之序可也
而況於他人乎況於不肖乎前輩遠矣幸而好古博雅
泛愛不窮有潛溪太史公存固吾徒之所宜就折衷也

送操公琬先生歸鄱陽序　趙汸

聖天子既平海内盡輦勝國圖史典籍歸於京師乃詔
修元史起山林遺逸之士使執筆焉凡文儒之在官者
無與於是在廷之臣各舉所知以應詔汸以衰病屢謝
徵命亦誤在選中使者至郡太守將吏皆能言其病狀

然莫肯受其咎者故不得終辭舟過嚴陵適前太史金
華宋公景濂亦至曰有詔名王子充於臨漳矣予曰汸
衰病日增非可出者縱出亦無補於事所幸者平生故
人重得一見於契闊之餘事故有非偶然者宋公曰然
益予與宋公不相見者數載而子充則十有餘年矣既
至京師聞鄱陽操公琬先生在書館卧病旦夕以聞即
可歸私又自念鄱歙接境自弱冠則知先生先生學通
諸經百氏述作滿家諸兄之家於鄱者與先生有連姻

相好也每相見輒能言先生動靜而未獲一識今乃得相見於此豈非向所謂非偶然者乎自是日上堂與諸公從事筆硯間退則省先生疾先生疾少間輙俾予連榻卧談論經史晝夜亹亹相扣擊不少休予益有愧焉俄而禮部尚書崔公侍郎傅公同至局中以先生得告歸且為别先生乃為文一篇以告同舍同舍之士莫不惜先生之歸咸賦詩為先生贈予辱知有自則進言於先生曰先生歸矣士之在山林與在朝廷異其於述作也

亦然纂繹羣經折衷百氏處則充棟梁出則汗牛馬雖其說未必盡合於聖人非素業與之相出入者不敢議也崇古學貴文章凌厲漢唐上擬三代使窮鄉晚進謏聞淺見之士目動神聳不敢出聲以誦自揆終身不能為者又況陶冶性情吟詠風月或以單辭或以偶句為人所稱皆足以名世雖或無取於作者於人非鬼責亦何有焉此皆山林之士所得為也若夫朝廷之士則不然太史公網羅舊聞上接春秋下迄麟趾其序高帝創

業文景守成至令使人如親見之書封禪平準傳貨殖皆諫書也而後世以為謗韓退之未遇時欲作唐一經以垂無窮既入史館不敢有為柳子厚苦辭廹之曾不少動僅以執事成順宗實録數卷卒困於譏口竄走無完篇司馬文正公受知神宗作資治通鑑垂十九年始就而小人出鄙語以訾之此皆鉅人碩德名實孚於上下以著書為大業者也猶或所遭若是令吾人挾其山林之學以登於朝廷之上則其茫然自失凛然不敢自

故者豈無所懼而然哉尚賴天子明聖有旨姑即舊志為書凡筆削悉取睿斷不以其所不能為諸生罪德至渥也於是先生得以病辭歸而支離昏昧如汸者亦得以預聞纂修自詭豈非其幸歟然則汸於先生之行獨不能無所感者良有以也先生曰子姑遲之吾待子於鄣歙之間不遠矣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一　　明　程敏政　撰

序

青陽先生文集序　　程國儒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偽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為龍文日之回光散為霞

采十圍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揺振者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於一時繪繡錯施韶頀迭奏著作之盛疑諸隆古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涖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於古人則四海之内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為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豈乎江上與夫為謀使國勢既衰而復振民

心已離而復合者葢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於難平生所為文悉為煨燼中原士大夫所嘗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勲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為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處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為訓者也

然則植世教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關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賜謚文忠追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因以名其集云

贈安慶知府譚敬先序　汪叡

臣子趨君父之命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非達於理者不能然譚君敬先知安慶之明年夏六月冦至鎮卒

不戰以潰寇退君倡僚幕之官撫殘傷遺民固守三越月或曰郡府無兵甲寇出没難測未若還請命於省府君不聽九月幾望右丞徐公達領兵城安慶於是民得安全而官有寵錫之榮又明年八月我吳國公躬率舟師解洪都之圍三戰皆捷大敗陳氏之兵其將校悉已殺溺擒降偽主友諒中流矢死降其卒數十萬盡得其樓船公憫江夏之民屢年困迫於陳氏戰鬬供億不少蘇不忍輒以兵加之謀得其人將命以招諭之而譚君

往焉或曰友諒死未知其信否不可以輕往或又曰友諒果死其嗣子必繼立亦不可往君曰上命也其可辭避乎於是奉命趨江夏宣明吳國威德懷柔寬惠之恩言論慷慨氣不餒竭人為之感動厚其禮遇乃以其官使來復命若是二者豈非不計利害惟忠義之為尚者乎茍不達於理而惟人言之去就鮮有不較乎利害者也以趨利避害為心而能忠於事君者未之有也故曰非達於理者不能然君既復命還安慶九華知府劉

君喜而寄頌以詩九江宋伯圻又率郡之能詩者咸歌詠之新安汪仲魯乃以事之關於大節者二并書以為敘

送彭萬里之江夏序　　汪叡

王師西平江漢伐罪弔民義明勢張人心翕合是故一戰而殺其大將焚其巨艦再戰而俘其衆不可以數計三戰而殲其渠魁降其將卒數萬盡得其樓船古今大快無逾於此夫殺主自立逆亂天常者人得而誅之國

家申明春秋大義於天下江漢之民望風順服知者獻謀勇者効力抱才藝懐道德山林幽遠之士率皆振奮而願有為於時也況其勇健有謀直言好善如吾彭萬里者哉萬里以萬戸侯從鎮同安戰守招懐屢建勲績向之三戰皆預焉兹再往江夏且視予疾以别予覩國家盛事絶古今多士雲集而予則病廢甚不能振拔有為獨壯萬里之行也執其手而語之曰王師方拯民於水火之中保之若赤子俘獲者盡釋不殺仁聲達遠邇

真所謂保民而王者哉夫義之著所以勝敵也仁之孚所以安民也敵勝而民安以定天下不難也大丈夫樹勳名於不朽殆不違斯言也夫

贈汪德元序　　唐桂芳

我大丞相吳國公以天縱之資恢復疆土不五年奄有東南列郡乃辛丑冬十月提兵聲討破九江湖湘間望風奔潰陳友諒瑟縮若狐豼然然人才國家根柢内衛外扞折衝萬里未嘗標文武為兩途我國公發諸夢寐

惟恐人才求而弗獲先是行省責守令舉所知一人休寧左萬戸汪德元出戍祁門境上知縣廉其能上薦無何名畀以牧民之職德元諏日撰行有贈言者曰子前日之戍鄉邑柳營肅清不聞喘息聲白日坐堂上老校數輩捫蝨嗜睡不肯下村疃受私遺間有持酒漿至者揺手辭令舍矛槊而事筆硯棄軍壘以涖民部錢粟委積訟牒旁午世之守令六事必以闢田野增戸口均賦役為治之端而興學簡訟屏慝為治之驗往者遭瘡痍

之秋下車率不加意輙於縣庠公館悉革而新之民力未甦而就敝可勝慨哉德元冑出越國公初從縉紳先生游類知治體者鮑伯原父子儒林之良咸歌之唐仲又序之是歳日南至也

御書孝義家詩卷後序　　程昆

予幼則聞浦江鄭氏以孝義名四方思欲一造門徵文獻而未能也今年夏待次京師獲識左庶子仲辨繼而其宗長仲渶詰闕謝旌表恩又相遇逆客邸二公蒼顏白

髮執禮謙厚信為聖代之良臣故家之耆德也仲渶當陛辭日皇帝御奉天門親書孝義家三大字題其傍曰賜浦江鄭渶而識以精一執中之璽仲渶稽首拜受百僚卿士歡欣鼓舞咸為詩文以頌仲渶之孝義荷天子之寵光也會予授浦江縣令之官踰兩月始過白麟溪又獲進謁前禮部尚書仲與公辭氣從容謙恭謹恪一門子姪數千餘指雍雍于于動中禮度同居已十三世歷數百年而遵守家規如一日也益為家長者不必張

公蓺之忍而長幼欣欣如春陽之和煦為師傅者不必
焦干之之嚴而子弟循循雅飭安然於規矩準繩之中
信自今以往雲仍昆來蕃衍盛大以昭先烈於無窮者
雖百世可知也噫旌别淑慝表厥宅里此聖朝化民成
俗之良規而承流宣化為民之師帥則刺史縣令職也
予何能哉獨浦陽得鄭氏以孝義昭信於天下被恩榮
於聖代其鄉黨州閭必有觀感而興起者則予之治斯
邑殆不難也夫

送監察御史萬資中序　　方勉

臺臣國家耳目綱紀所係豈文法吏云乎彼以刑名為任烏盡其職哉然則欲提綱正紀俾百司有所慎四海有所賴非才行卓異之士為御史不足以臻其效南京聖朝舊都自我太宗文皇帝駐蹕行在南京官屬其制一也然而臺臣之選朝廷尤注意焉今南京副都御史姑蘇吳公才行卓異帝心簡在實總臺綱值各道缺員公薦安成萬君資中為御史識者謂宜萬君永樂辛丑

進士高第始授滎昌令將之邑被留館閣預修國史陞大理左寺副轉光禄大官署正寧親歸家以道自娛副都公既薦驛名赴北京循例理刑四川道予時亦自太常博士改是道御史因得與資中聚首知其學富才敏謹於言而達於政既而總北京臺綱者進資中與同輩策以憲務資中任優等於是命下授陜西道監察御史陛辭赴南京僚友知資中者交口慶之且惜其去屬予贈言予惟訊讞刑獄伸雪寃枉彰善癉惡糾謬繩愆固今御

史職事愧予才未稱資中之所能至於耳目綱紀之係凡臺綱所當為者予不敏願與資中共相勵也若夫舍國家生民安危休戚不慮於心而惟掇拾人之小過文以大失致加於罪求聞於時資中與予必不為矣復何言哉資中行矣予與諸君子日相望焉

美新安太守孫侯詩序　　楊寧

周官之制備矣自秦罷侯置守以郡國計之守之職視古諸侯為重其任重若此其選不尤重乎然豈人人當

其選哉東西都之盛得牧史籍若龔黃名杜不數人可
見己我國朝治隆前古預是選者必臻簡拔其間亦有
聞望儒臣在選中若福山孫侯遇其人也哉侯世家也
長才異能來為徽州本政教正法則審均辨利不待次
而舉病不待須而廢哀惸恤孤而惠養不遺折奸禁悍
而刑罰不過豈非知慮足以治之仁厚足以安之德音
足以化之歟九載考最六邑之民塗夯巷聚乞留復任
命下之日黎老童孺舞蹈歡呼更相賀曰吾族克安而

生矣予承乏長秋官時聞其聲譽日著及致政歸益見侯治行卓卓起人若平婺源程烈女休陽販夫二疑獄其事尤赫赫在人耳目非政通神明者鮮或有此是宜里巷之詩歌搢紳之清頌作矣祁門士汪思敬於是勇激於心鏗戛其聲以新安山水人物之勝撮其最者發詠德之什以予傳卜氏之學請叙其美予固知侯之深者其德澤在是州與山高水長而能益任公之賢不負文公之教以增他日太史循良之籍宜矣顧寧雖在野

敢不為吾君分治其民者以得賢為心哉則思敬之詩雖託之孝秀襦袴之作而於比興之義殆又過焉所謂百世之甘棠者在是矣予故樂道之以為分民牧之麾者勸

去思詩序

鮑寧

去思詩者前太守永嘉孫公既去徽士民思之而作也昔公為秋官主事以多病乞歸大臣高其名不聽其請謂徽江左大藩薦公俾卧治焉公為政以清心省事為

本始至郡一切事有擾於民者悉罷去不煩其令使民易從其聽訟也情可矜者辨遣之怙惡不悛者繩之莅政幾四年病居其半推心以待物鎮之以静而民益安嗚呼此所以無赫赫之名而有去後之思也歟士民所以思於公者或見於篇章或見於方言不一而足休寧士曰孫鼎嘗親炙於公最深於是因士民之歌采其近而可知者裝潢成卷將詣公廬以申起居之問屬寧叙之寧謂公心學高明清風雅德足以表正流俗故在位

而民安之既去而民思之思之不足而詠歌之詠歌之不足至有不遠千數百里而造其廬者焉嗚呼非德義之感於人心能如是夫昔寧之見公也公待以容禮而忘其勢分之高下寧退而言曰孟子所謂古之王公好善而忘勢我公有焉雖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寧也亦不敢不勉由是寧雖感公知遇而足迹未嘗輕至公門是豈踈於公哉蓋道義之所存也此鼎所以不遠千數百里造公之廬而寧所以拳拳於述其情者歟鼎往拜

公於庭下請以六邑士民之思公者為公壽復為我謝曰寧昔受公明訓謹不敢忘公賜梅花與詩尚無恙他日鼎歸寧侯之於城東門外以審公之安否儻得見公手翰又如親見公焉是為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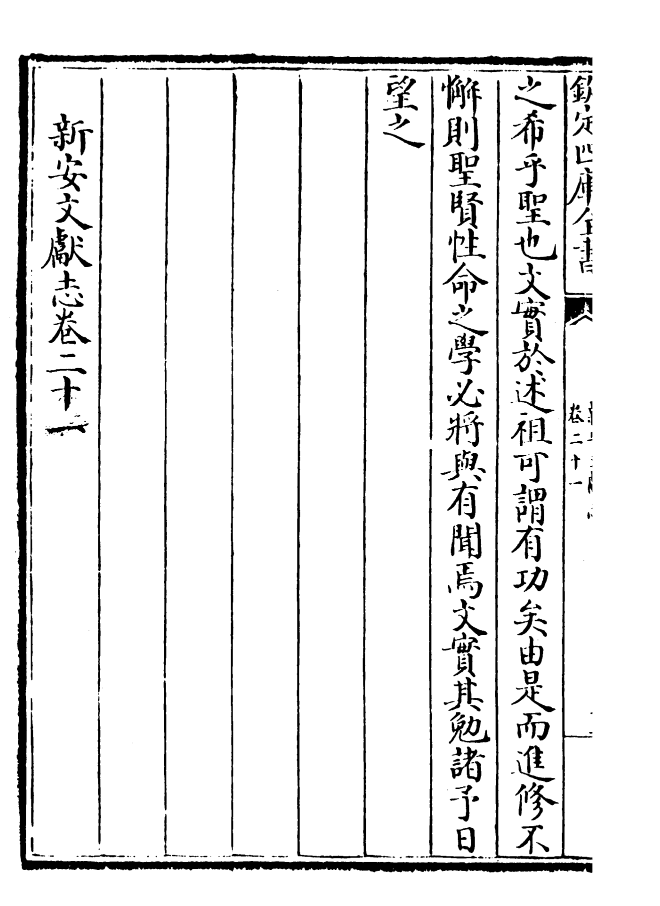
贈程文實序　　鮑寧

予家去槐川不二里視程氏為世戚而予又與文實俱業儒為同道交地近也世戚也同道也其相知之深為何如嗟夫文實世家後裔之賢者也修在己之學以紹

德於前述先世之勲以垂聲於後此其志也數年前文實以其六世祖丞相文清公所上宋理宗道學表並救災備邊諸劄俾讀之予歎曰不圖公之造道至於斯也其濟時垂訓之典乎文實曰先丞相文翰甚多今存者無幾家傳者若干篇續得者若干篇小子將益圖之彚集以垂永久誠大願也未幾又告予曰先丞相去忠壯公凡若干世忠壯勲烈之大者梁史固載之矣然神而明之以廟食百世膺誥命之褒贈而垂耀無窮則至宋

而後大備惜其文辭事實散漫間出而無以覩其全竊者嘗得一二而珍襲之今也天與之幸十得七八矣惜欲有所論述窮上極下旁通曲暢以備一家之言庶有以垂不朽子謂如何予聞而壯之又二年文實遂以成書二帙屬予校其得失其一曰明良慶會録則先丞相在位時君臣賡歌賜奏之辭暨其出處本末也其一曰程氏源流録則述忠壯公為詳上泝其源則忠誠君元譚公之遺事可以槩見下衍其流則雲仍之賢者達者

可附載焉一開卷間上下千數百載如指諸掌而程氏之文章人物如繁星麗天其光芒有不可得而掩者矣嗚呼使文實以文學發身得一郡一邑以自効所以顯揚其先者又豈加於此哉惟其不為一代之顯故能永百代之傳此君子所以有取於斯也今年八月望日文實年周五十是為始生之辰諸君子因其述祖之有成而顧其流慶於永久此歌詠之所以作也雖然五十而知天命聖人事也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賢者



之希乎聖也文實於述祖可謂有功矣由是而進修不懈則聖賢性命之學必將與有聞焉文實其勉諸予日望之

新安文獻志卷二十一